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IMAGE JOURNALISM

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

1919 ~ 1949

韩丛耀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IMAGE JOURNALISM

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

1919 ~ 1949

韩丛耀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 1919-1949. 第七卷 / 韩丛耀 等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305-20093-9

I. ①中… II. ①韩… III. ①画报-新闻事业史-中国-1919-1949②新闻摄影-新闻事业史-中国-1919-1949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7065号

责任编辑 卢文婷
责任校对 徐楠
装帧设计 赵秦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名 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第七卷
著者 韩丛耀 等
封面原作摄影 《黎明的钟声》 江波
《飞檐走壁》 石少华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75 字数 410千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0093-9
定价 198.00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njuyzxz>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IMAGE JOURNALISM

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
1919 ~ 1949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10卷)
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本课题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1919~1949)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项目号:11BXW005),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结项等级:优秀

《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10卷)的出版得到南京大学“九八五”项目、“江苏省委宣传部—南京大学部校共建”经费的部分资助

本书主要撰稿人

韩丛耀 季 芬 孙 慨

刘 亚 张 龙 罗智子

序 一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不单单是历史悠久,更因其千百年来虽数经兵燹,历史书写却从未间断,自周共和以下,史事均有年可稽。中国又是世界上图像传播最早的国度之一。从河图洛书到八卦象形,从图画会意到书画同源,其间脉络绵延相继。以此,左图右史、图史互鉴成为中国历史书写的天然选择。

前人奋勉,记载不辍,使我辈今日幸或有能综核究竟,直窥渊海。而千里之遥莫不积于跬步,只有脚踏实地,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指导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研究,才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韩丛耀先生日前完成的十卷本《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整理研究,令我备感振奋。该研究详尽考察了中国1919~1949年间的数百种图像出版物,以史绘图、以图存史,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生活图景。

我曾说,做学问要用“安忍”的功夫,也要有宁静的“澄心”,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没有澄心便不能凝神向学。韩先生是一位有着清醒历史意识的研究者,更是能够安忍和有澄心的实践者,数十年如一日倾心于中国近现代新闻图像史料的收藏和整理,不但妥切化解了研究时搜集处理资料临渴掘井的茫然与困顿,而且在寻常难以问津处踏出了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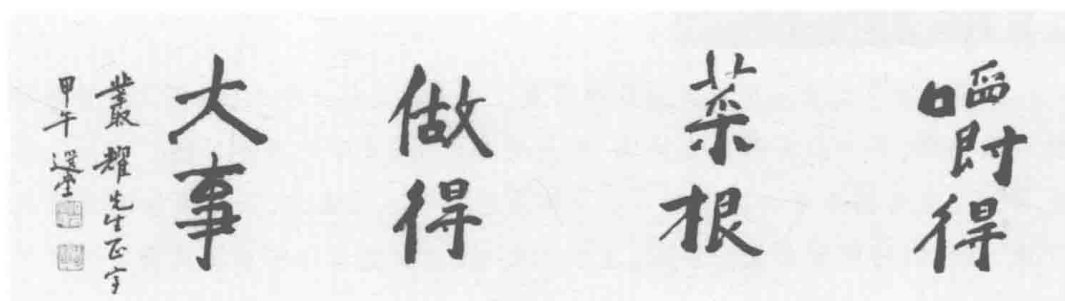
创始者难为用,后起者易为功,韩丛耀先生今日所就之成果可为后来研究者之开端。

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香港大学“桂冠学人”、教授

饒宗頤



2016年7月22日



此书正在紧张编校中，惊闻饶公于2018年2月6日驾鹤西去，一时茫然。先生对我及我的图像文化研究关切良多，今立雪神伤，惟先生期许“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丛耀永志不忘。愿先生一路走好！

序 二

2016年初秋,南京大学韩丛耀教授寄来他及其团队历时5年完成的《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一书的目录及有关材料,嘱为该书出版撰写序言一篇,以壮行色,盛情难却,勉力为之。

提笔之际,不由再次翻阅了他在2012年出版的六卷本《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一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1840~1919)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结项成果]。2010年,我应邀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称韩丛耀教授等所著之书有三个创新之处,即构建了以图像为主的新闻史的新模式,探讨了图像新闻理论的新观点,提出了图像新闻史研究的新方法,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欣喜之余,我建议他跃马扬鞭再申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把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也搞出来,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再添异彩。韩丛耀教授不负众望,2011年,他领衔申请的“中国现代(1919~1949)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再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了做好这个项目,2012年盛夏,他主持开办了一个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的研讨班,吸收一批有志于从事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的中青年同志相聚一堂,负重涉远,不辱使命。我也曾应邀讲课与研讨班学员交流互动,其间还参观了他收集的新闻图像资料。对他的用功之勤、收藏之丰不胜钦佩。

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十卷本《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是韩丛耀教授等沿着前述《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开辟的新闻史研究新途径上的又一次艰苦实践。成书期间,他们详尽地考察了1919~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数百种图像新闻出版物,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展现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图景的同时,构建了一部翔实的中国现代图像新闻传播史。

回顾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出版以来九十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历程,20世纪问世的中国新闻史的著作、教材林林总总几近百种,其中以90年代出版的方汉奇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最具代表性,但大都是以文为主,偶有插图也限于报刊书影和人物图像,且数量很少。21世纪之初,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南方日报出版社相继推出系列传媒图史,如《中国新闻图史》(丁淦林主

编)、《中国广告图史》(黄升民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图史》(赵玉明、艾红红主编)、《中国通信图史》(黄和生主编)、《中国出版图史》(肖东发主编)以及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新闻事业图史》(方汉奇、史媛媛主编)等。这批传媒史著作的特点是以文为主、文图并茂。相比之下,韩丛耀等所著的两部图像新闻史的特点,可以说是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具体而言,就是把历史上的新闻图像形态作为论述主体进行学术架构;再是根据历史时段的图像新闻传播技术特点,在广义的图像新闻范畴内考察当时新闻图像的社会特征。仅就《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一书而言,我认为该书有三个亮点,值得读者关注。

其一是,全书章节的划分打破大多数新闻史著作沿袭党史、国史分期的做法,按照图像新闻和摄影新闻自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将正文分为四编五十一章,每编的章节安排既有一个时期图像新闻出版的宏观概览,又有代表性画报的研究综述、统计分析和场域阐述。所选择的代表性画报中,革命进步的画报、国民党当局所办画报、民间通俗画报、日伪卖国画报兼而有之,并对其分别做出了政治评价和艺术判断。

其二是,传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比较重视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的重视稍显不足。韩丛耀教授主持的图像新闻研究则创造性地使用统计软件进行图像分析,将图像新闻“内容分析”的量化作业与样本新闻图像的“构成性诠释”紧密结合,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方法,使研究成果具有直观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其三是,作为全书第五编的“1919~1949 图文出版大事记”,对“五四”运动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30年间问世的数以百计的新闻图像出版物、数以千计的画报择其要者,并对应相关日期和事件加以勘误校正,以简约清晰的文字编撰成中国现代图文出版大事记,极具史料和检索价值。

从图像新闻史的研究起步,到构建“图像新闻史学”体系,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祝愿韩丛耀教授和他的团队同心协力持之以恒,不断做出新成绩,为繁荣和发展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新闻史学会前会长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赵玉明



2017年春节前夕

用新闻图像勾画时代脸谱

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新闻传播史研究,既是一个“后生”,又是一个“新生”。从一定意义上看,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是随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史学或新闻传播史学的新兴研究手段。具体而言,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就是以新闻图像为考察重点、以曾经的图像新闻为核心展开的历史主体研究。它用一种以图像新闻为主、文字勾连为辅的文本样式连缀历史时刻,直观形象地表征历史,通过对相关历史图像新闻的关联性呈现、复原或“原境重构”,达到描述历史及历史化理解图像新闻的目的。

以史绘图与以图存史

在电视、电影尚未发明之时,在电视、电影相对先进的影像留存技术还不普及的年代,图像及图像新闻出版物成为人类社会极其珍贵的视觉档案,真实地记录了社会风云、人间百态。大到国际外交,小到针头线脑,都真真切切地留存了下来。笔者从图像史学、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考察中国1919~1949年间的数百种图像出版物,阅读1.4亿字左右的文字资料、审看90多万幅图像,通过众多的第一手史料进行了整理,对其中大部分图像进行了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数据统计分析,又对每幅图像进行了近百个变量的设定,详尽探究了它们的构成形态。在此基础上,按每年选取重点图像新闻出版物1~3种进行个案研究,选取了现代中国各个阶段颇具代表性的图像及图像新闻4200多幅,将图像新闻“内容分析”的量化作业与样本新闻图像的“构成性诠释”紧密结合,构建了一部史料翔实的中国现代图像新闻传播史。同时,以史绘图、以图存史,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现代(1919~1949)社会的生活图景。

通过上述工作,一些迫切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得以解决:现代中国到底出版了哪些纪实性图像及图像新闻传播文本;在这些纪实性图像及图像新闻传播的文本中,图像主题、图像主体与图像的形式和内容是怎样的;如何对纪实性图像

和图像新闻进行技术性形态、构成性形态和社会性形态的分析;如何对图像新闻的生产技术场域、自身构成场域和社会传播场域进行意义阐释。对这段纪实性图像及图像新闻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当时报纸杂志刊登的图像新闻形式(新闻摄影图片、时画、时事漫画、讽刺画、寓意画、滑稽画等)的演进历程、视觉化的形式和视觉的社会对象的梳理和呈现,就如同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进行“原境重构”,人们可以据此清晰地回望这段历史的样貌,看到一张张活灵活现的现代中国文化脸谱。

继承与创新

作为图像的“历史化”的学科形状,图像新闻传播史应该是可以被观察和描述的。独特的图像叙述结构和由此展开的整体形态是图像新闻传播史学区别于传统历史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以及其他学科史研究的学科特质。

传统史学研究与新闻传播史研究以文字文献为主,较少使用图像资料,而图像新闻传播史则以历史上的新闻图像为主,使用适量的文字文献。图像新闻史学研究选择的历史新闻图像可能缺少一些“艺术性”,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却会发现它蕴含了文字文献较少涉及的某些重要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能够以直观简洁的形式呈现文字难以描述的历史情境。

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文本采用主轴图像新闻、绕轴图像新闻和文字文献共同构建的形式。主轴图像新闻犹如建筑的主要梁桁框架,绕轴图像新闻就像砌墙的砖石,文字如同粘接和加固两者的水泥。没有主轴图像新闻的图像新闻史不具形状,或形状模糊、名不符实;没有绕轴图像新闻的图像新闻史歧路丛生,不可言信,起码不可全信;没有文字的图像新闻史离析羸弱,不够稳固。这三大材料在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中是缺一不可的有机统一体,甚言之,它们只是表现形态不同的同一体。在图像新闻的选择上,主轴图像新闻和绕轴图像新闻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角度考量选用,确保使用的图像新闻能够形成一种图像新闻史的独特叙述结构,要求关联呈现的历史图像新闻能够反映出历史的整体形态。

中国现代(1919~1949)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在严格遵循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规范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取得了一些突破:一是对1919~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图像及图像新闻刊物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科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现代图像及图像新闻出版物,建立了“第一登记簿”,并对每一种刊物都进行了考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展示了一幅现代中国的社会风俗画长卷,完善和丰富了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的相关研究;二是比较客观和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五色”图像出版物(这“五色”分别为:以中国共产党及左翼组织为代表所

办的“红色”出版物、以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为代表所办的“蓝色”出版物、以日本侵略军及文人为代表在华所办的“黑色”出版物、以“伪满洲国”及“汪伪政权”为代表所办的“黄色”出版物、以自由民主人士及经济财团为代表所办的“灰色”出版物)的原本样貌;三是创造性地采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数据分析,设计了符合图像新闻研究实际情况的可选变量,探索全新的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成果具有直观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四是对图像文本进行了技术形态、构成形态、传播形态的分析,特别关注并分析了技术给图像新闻传播效果带来的影响、历史图像同时作为现场符码和再现符码的结构性符码建构、图像新闻与读者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五是从图像的物质生产场域、形式构成场域和社会传播场域建构了全新的图像新闻意义阐释的理论框架;六是通过对海量资料爬梳剔抉、勘误校正,编撰了简约清晰又极具史料价值的中国现代(1919~1949)图文出版大事记。

希望与坚持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当今中国,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还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遑论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了。但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们通过不断的坚持,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新硎初试,在研究效果和成果上蓄力开拓,力图通过对历史起到重要作用的图像新闻的印象认知,穿透性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文化领域,陆续取得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逐渐得到了社会认可。

新闻求真,传播务实。图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持之以恒,但由于它不能停留在用文字“说”图的层次上,研究者还需要有一种“通览”和“纵观”的积极素质,不仅要在盈千累万的图像中查找,还要随时随地触类旁通地“偶得”,才能取得研究所需要的新闻图像,将历史文本的“原图”呈现出来。

用新闻图像勾画的时代脸谱直观而传神,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简单的“勾画”,如果没有多年来对图像新闻史料的持续搜集和整理,依靠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或研究机构的资料库都是难以完成的;如果没有对图像新闻数十年的收藏与考究,也是难以化解资料搜集、处理上临渴掘井的茫然与困顿的。铁杵成针,非一日之功,这一直观、传神的时代脸谱的“勾画”是在寻常难以问津处踏出的新径。

目 录

第四十章 政府喉舌的《天津民国日报画刊》	1
第一节 《天津民国日报画刊》图像新闻研究综述	2
第二节 《天津民国日报画刊》图像新闻统计分析	4
第三节 《天津民国日报画刊》的摄影和印刷情况	14
第四节 《天津民国日报画刊》图像新闻特征分析	14
第五节 《天津民国日报画刊》中的国民政府形象	25
第六节 解放战争中的《天津民国日报画刊》	34
结 语	38
第四十一章 图少文丰的《星期六画报》	39
第一节 《星期六画报》图像新闻研究综述	40
第二节 《星期六画报》图像新闻统计分析	46
第三节 《星期六画报》图像新闻特征分析	55
结 语	71
第四十二章 实录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	73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图像新闻研究综述	73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图像新闻统计分析	88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图像新闻生产场域	145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图像新闻构成场域	167
第五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图像新闻传播场域	181
结 语	183

第四十三章	注重宣传的《人民画报》	185
第一节	《人民画报》图像新闻研究综述	186
第二节	《人民画报》图像新闻统计分析	194
第三节	《人民画报》图像新闻意义场域	202
第四节	《人民画报》图像新闻内容分析	213
结 语		219
第四十四章	昙花一现的《扶风画报》	221
第一节	《扶风画报》图像新闻研究综述	221
第二节	《扶风画报》图像新闻统计分析	227
第三节	《扶风画报》图像新闻生产场域	243
第四节	《扶风画报》图像新闻构成场域	248
第五节	《扶风画报》图像新闻传播场域	252
结 语		255
第四十五章	记录风云的《华北画报》	257
第一节	《华北画报》图像新闻研究综述	257
第二节	《华北画报》图像新闻统计分析	265
第三节	《华北画报》图像新闻生产与传播场域	273
第四节	《华北画报》图像新闻构成场域	281
结 语		290
第四十六章	新旧更替的一九四九	291
第一节	公开昭告不同凡响	291
第二节	国共一号人物角力	295
第三节	战略攻击势如破竹	306
第四节	国民政府分崩离析	316
第五节	筹备组建人民政府	331

第四十章

政府喉舌的《天津民国日报画刊》

本章研究的是1945年12月1日创刊的《天津民国日报画刊》，该刊主刊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机关报《天津民国日报》，总编辑庞宇振，总主笔俞大酉，社址在天津第一区罗斯福路（今和平路）373号，自称为“华北第一最大画报”。

《天津民国日报画刊》是一份综合性刊物，以图画照片为主，配以少量文字，为周刊，起初每逢周日发行，后来改为每周三出刊。画刊以“介绍时事，宣扬文化，提倡艺术，灌输科学”为主旨，刊登时事新闻、政治军事、工业学术论文以及社会动态图文、百姓生活风貌，等等，还有较大比例的中西名画、美术摄影、金石古器等文化艺术品的选载。

画刊最初为普通报纸，随刊附赠，后来增加道林纸版，开始面向全国销售。画报为8开4版，头版为“时政版”，主要报道国民政府要员的访问、视察、会晤等活动，日本投降后全国各个收复区的基本情况以及德、意、日战犯被捕、受审的图片均刊登于此版。二版、三版同为“艺术版”，二版侧重倪云林、马远、吴昌硕、郎世宁、张大千、仇英等中国元明清时期著名画家介绍和作品选登，间有作家、文学家活动消息和文化新闻，连载《唐朝人物画》之类的中国传统画作。三版主要是西方著名画家介绍及其作品选登，如高更、米开朗琪罗，作品包括绘画、雕塑等，如《外国画坛三巨头》、《罗丹雕刻》；此外，还设有历史典故专栏《幸盒随拾》。第四版与其他画刊有所不同，算是一大创新，是图文并茂的“中外名胜采风版”，如《塘沽新港鸟瞰》、《无家可归的德国人》、《全国各地春节风光》等；后期增加小说连载，从1947年7月9日开始，刊登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的中篇小说《烟囱》。

1947年6月23日，包括《天津民国日报画刊》在内的《天津民国日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许孝炎任董事长，张清源、刘瑶章、卜青茂、贺孔才为常务董事，骆美奂、费庆贞、杜建时、吴铸人、俞大酉、庞宇、时子周等任董事，王秉钧、张伯苓任监察人。当日，国民政府宣传部副部长许孝炎从北平专程来津，主持在市政府临时参议会举行的创立大会。为纪念《天津民国日报》复刊两周年，1947年9月6